

古书博览：上海不可或缺的文化拼图

上海是有号召力的，它的商业优势明显，文化实力雄厚，人文环境相对宽松、规范。重要的是，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正好需要这样一块文化拼图。

俞晓群

一个国家，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就像一幅五光十色的拼图版，除了种种个性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共性的拼图，必须存在，否则距离文明建设的标准还有缺失。比如上海，一个举世公认的东方文化地标，每一年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像书展，已经有了亚洲最大规模的上海书展，还有上海国际童书展，那么，还缺少什么呢？

近日朵云轩集团与草鹭文化合作，计划2021年在上海，举办首届上海国际古书博览会。他们已经在网上进行这项活动的预展，有来自十个国家及地区的17家书店参加，展示出80余件珍稀藏品。与此同时，主办方还在线下，以“淡抹浓妆总相宜”为题，请来藏书大家韦力先生与王强先生，请他们对谈藏书文化。这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上海大都市的魅力。有了这一块文化拼图的到来，会使上海的城市底蕴更加坚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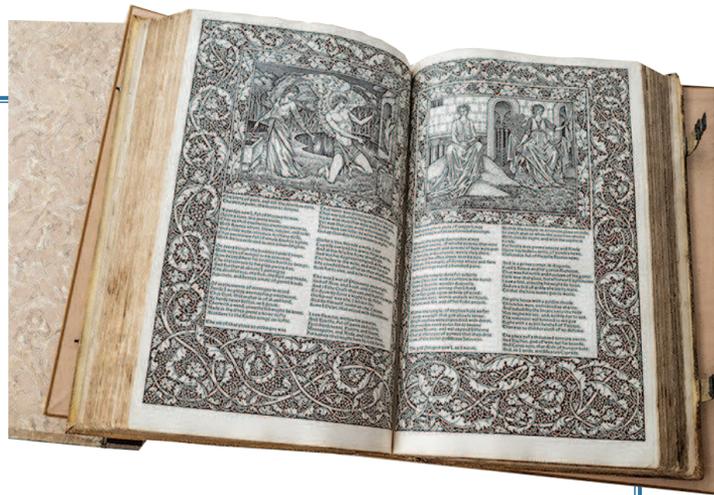
此时我的思绪又回到十年前。当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开始关注书籍装帧的源流。为此几次派人去欧洲，学习西方的书籍装帧艺术，结识了一位英国装帧艺术家谢泼德先生。

我组织翻译出版他的两部著作《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书之瑰宝》《艺术中的灰姑娘》，他也曾两次来上海书展讲座。在谢泼德先生那里，我开始对特装书与珍本书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得到两个观念：一是书不但不追求做多，有时也会追求做少。诸如毛边本、签名本、定制本、珍藏本等，它们最终的价值，会在收藏与古书市场中得到展现。二是卖书不但不追求多，许多时候也会追求旧。谢泼德列举了当时纽约、伦敦、中国香港等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古书博览会。当时我还专门安排人去伦敦，参加伦敦古书博览会，那热闹的场所，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熟知的伦敦书展。谢泼德还说：“西方的古书收藏组织是会员制的，我没有中国人，我可以介绍你们参加。”

说到古书博览会，离我们最近的是香港古书博览会。前些年每年举办一次，我经常见到许多内地收藏家或赶去参加，或托人买书。比如两年前，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就曾发来消息，称香港古书博览会上，某种书出现了，他让我问一下王强，是否会感兴趣？王强闻言淡然一笑说：“我已经收藏了此书更好的版本。”谢泼德还问过我：“这样的博览会，是否能在中国落地？北京、上海、深圳，哪里更合适呢？”



将在上海古书博览会上展出的部分珍本书影：
左图：《时祷书》
右图：《乔叟作品集》



2018年末，草鹭文化公司启动。在上海陆续安排一些活动，有英国装帧师马克先生来到上海理工大学，为学生讲授西方书装课；有许忠如先生来到上海思南书局，讲述奎文斋百年收藏；有王强先生来到上海图书馆，讲述自己以乔伊斯为主题的收藏。王强的这些珍本收藏价值昂贵，他一本本从美国背到北京，我们从北京开车，直接送到上海；活动结束后，再

运回北京。

启动一年后，赶上新冠疫情肆虐，许多文化活动只能转到网上进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通过网上讨论，项目列了一大串，最终确定三项，都是与人在英国的恺蒂女士连线：第一项是举办英国手工书籍装帧展，我们签约到11位装帧设计师，在网上展示他们的作品与理念。第二项是古书收藏。第三项尚在运作之中。这里单说第二项，这一次我们采取国内外合作的方式，内地请来上海朵云轩集团，国内堪称翘楚；海外请

出英国百年老店奎文斋，他们是国际收藏界的大佬。奎文斋太有号召力了，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博览会，比如香港古书博览会，都是由他们组织操作的。这一次网上博览会落户上海，除了文化传播、公益宣传之外，我们还应该如何深化呢？

由此想到香港古书博览会，因为疫情等原因的影响，已经停办两年，所以我们动了将这一项活动引入上海的念头。应该说，对于国际商家而言，上海是有号召力的，它的商业优势明显，文化实力雄厚，人文环境相

对宽松、规范。重要的是，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正好需要这样一块文化拼图。再加上朵云轩集团主导，以他们的地位、实力、信誉、能力等等，一切可行性的论证，都可以达到畅通无阻。就这样一拍即合，就这样水到渠成。

上海国际古书博览会的网上预展备受关注，中外珍本书招商工作，也在进行之中。期待2021年，新冠疫情散去，国内外古书商与爱好者，能在上海欢聚一堂。

(作者为资深出版人、作家)

【三味书屋】

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徐贵祥

北京没有下雪，但是严寒并没有放过我们。2021年元旦日上午，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书房的窗前向外张望，又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独自散步的老人，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走几步才停下来吸两口。心中一热，赶紧跑下楼，追上老人，陪他散步。前年冬天，去年冬天，也有这样的一幕。

老人名叫韩瑞亭，每次见到他，我都要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我一帮再帮的人。

30年前，我即将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时任解放军出版社社长的韩瑞亭同志到军艺考察干部，文学系的老师向韩副社长推荐了我。当时我已回原部队实习，黄献国老师一个电话把我召回北京。

韩副社长跟我谈话，讲到他的作品，并没有很欣赏的意思，只说看得出来我很用功。然后又说，我当过基层主管，两次上前线，经历丰富，吃过苦，有潜力。谈过话后，我被分到编辑部帮忙，算是借调干部。我琢磨韩副社长可能认为我不太适合搞创作，而比较适合当文学编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社主要领导比较看重我的基层工作经历和参战经历，有把我培养成管理干部的意思，只不过当时没有正式办理调动手续，我只能借调在编辑部“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带薪借调”。

在担任“借调干部”期间，我发愤图强，屡败屡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弹道无痕》。经由同样“带薪借调”的“漂友”、济南军区总医院干部梁丰同志引荐，这篇小说引起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的重视，他有点纳闷地对梁丰说，这个徐贵祥过去没听说过啊，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梁丰把这话转达给我，自然大喜，因为我从军并写作13年来，还没有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一篇作品，作为一名军艺文学系的学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

后来的情况是，我的短篇小说《一段名言》拿给陶主编不久，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头条发表，几个月后，《弹道无痕》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1995年初春，我被告知，中国作家协会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了扶持青年作家，出资为没有出过书的青年作者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我的《弹道无痕》等小说，被选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小说序列，即将作为小说集出版。

这个消息于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那一届军艺文学系学员，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或入校不久就闪闪发光了，而我来自野战军基层部队，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受过系统的创作训练，写作主要靠经历和经验，哪怕在一个知名度很低的刊物上发表，都会沾沾自喜。出书的事，我当然想过，但是觉得很遥远，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后来得知，军队文艺界的韩瑞亭、朱向前和陶泰忠都是丛书的编委，无疑，他们再一次帮助了我。

韩瑞亭在《弹道无痕》的编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军旅生活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营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然能将单调严谨的军营生活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

在这篇文章里，“正面强攻”第一次出现了。不知是我本来就积蓄了“正面强攻”的力量，还是韩副社长的预言唤醒了我“正面强攻”的创作自觉，这四个字，已然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路径和姿态。此后20多年，我写过十几个长篇小说，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等老师先后撰文对我予以肯定和批评，朱向前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告诫我，“今天，多一部少一部作品，对于徐贵祥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应该有一种自我要求，一种对当下军旅文学楷模的担当精神”，对于这个告诫，我深以为然。

2020年，我出版了《穿插》和《伏击》，得到了一些好评，譬如“做民族魂的书写者”、“在礼赞英雄的道路上独树一帜”、“正面强攻的坦克继续前行”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历史的天空》的升级版。当然，也有很多善意的批评和提醒。回想我的创作经历，一路走来，总有良师益友相伴，他们发现了我的优点，也警告了我的缺点；他们放大了我的成绩，也纠正了我的癖好动作；他们或在明处，或在暗中，引领我不忘初心，保持本色，缓慢而顽强地前行。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此为后话。

1995年春末夏初，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北京地安门西大街67号文采风内，举办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新闻发布会。我们十几个青年作者春风满面，踌躇满志，轮番登

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好像我们这些入真的要在21世纪照亮中国文学的天空。很多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好像是会后饭前，丛书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张锲把我们这些“新星”叫到办公室，跟大家讲，要珍惜“21世纪之星”的荣誉，要亮就亮出斤两。

成为一颗“新星”，让我更加自信了，随后我进入创作的旺盛期、喷发期，将近十年内，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业余写了《仰角》《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前不久得知，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培育的文学新人，迄今已有29人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还有几十颗“新星”，在各级文联或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中国文坛上。这个事实表明，张锲同志那句“要亮就亮出斤两”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

在我们那一批“星”中，张锲对我是高看一眼的，在几年后的“庄重文学奖”评选活动中，张锲为我力争，说，徐贵祥马上就40岁了，再不给他，这个奖就同他无缘了。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奖，还是几年后，听同事董保存说了这次评奖的事。

2004年11月，张锲同志带领几个作家到大别山区送书——“育才工程”，中华文学基金会品牌公益项目之一，我也有幸随行。就是那一次，我得知《历史的天空》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辗转路上，我很想向张锲同志打探一下消息，但是最终我没问，他也没说。事实上，那时候我对获得茅盾文学奖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活动结束后顺便回老家一趟，在坟前哭了一场。为什么哭，是祈求祖宗保佑我获奖，还是觉得入围已经很光荣了，算得上祖坟冒烟了，可以到



《穿插》
徐贵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此为止了，我说不清楚，估计是后者居多。

2020年，我离开了军队文艺教育的工作岗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回母校，并且不求回报、一再帮助我的人。近半年几次路过文采风，每次都会产生很多联想，每次都会产生一丝愧疚，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欠过他们什么？我想到文采风张锲同志的办公室看看，我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是我找不到他了，张锲同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回报，也不是很准确。有几件小事，也算是我对他们回报的一种方式。一件是汶川地震之后，我悲愤交加，头脑一热，在一次大会上宣布，灾后重建，重在人才，人才成长，重在教育，为了尽快实现灾后重建，我个人捐款20万人民币——我当时并不富裕，至今仍然，这笔钱的主要部分是借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出版社预支的稿费。受到这笔捐款扶持的青年，已经成才，很多人回到家乡工作，他们又在帮助别人。我的书柜里保存着他们的几十封书信。

还有一件事，在上述捐款之外，我和作家袁山山共同资助的一名女生，已经成长为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回过头来做了很多善事，譬如资助孤寡老人、扶持失学儿童等等。

第三件事是，从2007年开始，我当年的老师屡次推荐我回母校工作，2012年年底我终于回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干就是八年，从文学系主任到文艺创系主任，我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那些学生，又在辽阔的原野上培养新的文艺骨干。

或许，我们代代薪火相传，把爱心传递下去，把帮助进行到底，正是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最希望看到的。（作者为军旅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域外之眼】

置身“浪外”的日本文化史

吴剑文

日本的整个历史文化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几乎是裂为三节。眼前的日本，是一个朝着世界卖萌的二次元世界。古典时代的日本，我们通过日本制造的大河剧、小说、动漫、游戏间接感染了知。而两者之间的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包括盟军驻日）这一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基本上是通过近现代史的进程来加以认识，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交织着惊愕与仇恨。那些在二次元世界中佩戴“菊与刀”的优雅公卿或忠义武士，突然变得血腥暴烈，成为人类罪犯，在彻底失败后，又从废墟中复活成现在一副“卡哇伊”的样子。我们对每一节都很熟悉，但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分裂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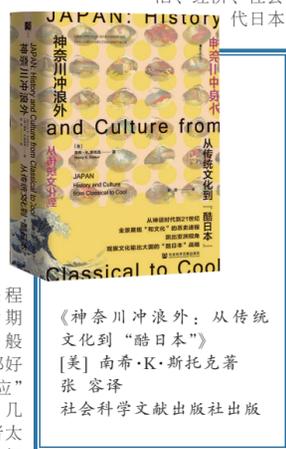
在美国学者南希·K·斯托克的《神奈川冲浪外：从传统文化到“酷日本”》一书中，这三种文化变形得到了学理上的描摹。从日本上古时代到21世纪最初十年，作者按照历史进程一步步梳理各时期的文化现象。一般的文化概论书，都好像中了“马太效应”的毒，详者过详，几可独立成章；略者太略，一句话带过。但斯托克不同，他没有给《源氏物语》“浮世绘”等明星级别的文化现象以特别对待，而是全部纳入自己的叙事节奏中，用叙事技巧给了材料新的讲法，在文本中制造陌生化的张力，显现了作者行文的独到之处。

这本书最难的是总结出每章的“核心内容”。例如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日本文化，作者在文学领域通过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切入“高雅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模糊现象。谈及高水平动画时，选择了《阿基拉》《攻壳机动队》等带有废墟重建和未来指向的作品；儿童动画片介绍的是《哆啦A梦》《龙珠》《火影忍者》《海贼王》等在推广和周边经营上有数据

优势的代表作。这背后是国际文化市场的走向。对宫崎骏的重点介绍，通过对比日本的性别规范鼓励女孩子表现出可爱顺从的一面，指出宫崎骏塑造了勇敢、独立、多为孤儿或被父母忽视的女性角色，这些女孩自身足够强大，无须性感变身成为美少女战士等体态丰满的魔法少女。在罗列凯蒂猫、皮卡丘、熊本熊等形象IP时，不忘指出卡通形象之所以吸引日本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成年人迫于责任与压力不得不循规蹈矩背后的不想长大的脆弱，所以这些形象IP也大多展现出四肢短小圆润，常缺少嘴巴这一面部特征。斯托克糅合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分析，为当代日本文化勾出了清晰的轮廓。就这样，很少被学者认真对待的当代流行文化现象，得到了与“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平起平坐的机会。

历史命运往往非理性的文化力量裹挟而生。例如章太炎就曾把日本童话故事中的桃太郎作为侵略者的象征，武士道、军国主义的滥觞很可能就是这些耳濡目染的世俗文化观念。20世纪上半期，多数日本人是日本帝国忠诚的支持者，几乎想象不到日本战败将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这里面有群体文化意识的共业存在。这种冲动，于20世纪下半期又在经济领域再进行一次。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用文化观念来解释政治历史现象，而不是用政治历史现象来图解文化观念。这大概也是斯托克的“日本概论”主要聚焦于日本文化古典、现代、当代日本进行了梳理，把看上去摔碎分裂的三段文化焊接在了一起，像做心理分析一样理性地进行整体人格画像。这大概是只有置身“浪外”的看客才能做到的旁观者清。

(作者为独立书评人)



《神奈川冲浪外：从传统文化到“酷日本”》
[美] 南希·K·斯托克著
张岩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